

忆怪集





“芦 芦……”

时光老人本领大啊！他有魔法的妙手，能叫小蝌蚪脱掉尾巴变作青蛙；出土的嫩笋转瞬变为竹子；能叫花开了又落，落了又开。可是，他这双魔法的妙手，也许磨不掉各人童年的记忆！
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琐事记得住。譬如，我在小学课堂听过千遍以上的“公民课”，如过眼烟云，早已忘却，甚至连一句象样的话也记不下来了。唯有我恨过、爱过的事情，才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里。

在那浑浑沌沌的年代，在那喜欢与小狗、小猫及飞鸟交朋友的日子里，生活当中不少叫人害怕或欢喜的事情，以及不少善良的或魔鬼式的人物，给我稚嫩的心灵留下的印象，随着年月的增长，不是模糊，而是越来越清晰了。

那时候真有趣，我见着猴子从地面上拣拾烟蒂塞进嘴里，又怒叫着吐出来，觉得好笑，骂它是笨蛋、蠢宝！可是，自己干些什么“聪明”事呢？用小手把水蛇当作鳝鱼抓进鱼篓子，用小拳头捶打过小得可笑的跳蚤；甚至还向纯白毛水牛磕过头，因为听人说，向白水牛磕过头，以后不会脱牙齿。那时候，最突出的一点，是好奇心大。例如，一听说岩鹰窠里有一种宝草，拿过来揣在自己心口上，往老师门外一站，就能看到老师出些什么考试题，我就花不少精力跑老远的高山去寻找岩鹰窠，结果弄得浑身衣裤缕挂缕丝挂丝，弄回的“宝草”屁也不顶用，考试成绩差点儿打零分，心里懊悔得不得了。《芦芦……》的故事，好象就发生在那时候。

一天，见到一个朋友突然缺了颗门牙，我就说：

“谁叫你不先找白水牛磕头？反正我是不会缺牙齿的。你再去磕头，当心你的牙齿会掉光，象你爷爷那样说话关不住风。”

这个朋友名叫“水岩鹰”。他爬树摸雀子，一上树就象鸭婆上了瓜架子似的摇摇晃晃，那种提心吊胆的样

子可怜极了。可是，水性方面，我甘拜下风。几根罗索打不透的深潭潭里，他敢去抓藏在卵石之间的连石鱼，余在水里可以换气。游水的姿势，虽然象狗扒骚似的难看，但他能够把衣裤顶在头顶上踩水过蓼河，象走平地似的踩到对岸去。他生性桀骜，从不肯向人低头认错。可是由于他担心继续脱牙齿，也只好接受我的建议了。我见他向一只白水牛乖乖地磕了三个响头，并且说：

“白牛白牛，保我不脱牙，我捞河里的青丝草给你呷。”

那只好象默认自己有“神通”的白牛，抬起头来，横水岩鹰一眼，傲慢地摇了摇尾巴，嘴角流着一丁点儿青草汁。我和水岩鹰都很尊敬它。

可是，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和水岩鹰又报复性地各抽了那只白水牛几鞭，因为水岩鹰的牙齿照样脱落，而且，我也脱了一颗牙齿。牧牛的老人家，一打听到我们打牛的缘故，便慈祥地笑劝道：

“牛有什么罪？它只会替人耕田，从不骗人，活着一天替吃饭的人出力一天；死了，还把一身皮、骨、肉给人吃用。牛是好心肠的哑巴仙人，不是骗子。世上骗人的东西，只有两只脚，你们要到两只脚的东西里面去找啊！”

老人家的规劝，我们并不当一回事。甚至想到所指的“两只脚的东西”，是指稻田边那些禾鸡子哩。一

次，我去捕捉一只禾鸡子，眼见着它蹲在一丛禾苗底下睡觉，等我悄悄地走过去双手一按，嗨，这东西早不见了，那里只有一个老田螺和一堆污泥。这两只脚的禾鸡子不是很会骗人么？

当时，我和小朋友们（包括水岩鹰）想得多一点的是什么呢？是寻找“有趣的事情”闹着玩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在蓼河环抱的高沙市镇上见到一个“卖灵鸡子”的老头。看那模样，祁戏台子上穿袍褂的宰相爷及插野鸡翎毛的大元帅，也没有他出色，没有他神气，没有他引人注目。这个老头是个相貌滑稽的人，可能是五十几岁或六十几岁的人，肥胖方脸，阔嘴巴，额头宽得有熊掌大，细眯眯的棱角形眼睛里，好似藏着滴溜溜转的水银，鸭嘴子鼻下边，有稀稀落落的黄胡子，每每笑着讲话的时候，多少有一点象刚吃过老鼠蜷曲在灶头酣睡的猫。他戴一顶荷叶边破草帽，穿一身青洋布长袍，腰系一条印花汗巾，缠着裹腿，穿芒草鞋。个子也并不算高大。他面前有一担箩筐，里面装着至少三百只灵鸡子，全是燎了羽毛，剖去内脏，用稻谷壳子烟火熏焙出来的腊味。每一只灵鸡子的重量，大约三、四两。他面前箩筐边竹签子编的小笼子里，关着一只乖巧的大鸟，听说，那就是活着的灵鸡子，它浑身的羽毛，跟高山上的锦鸡子羽毛差不太远，有金黄色的冠毛，尾巴虽不是修长的翎毛，但比彩色的褶纸扇还要迷人。论形状，

有点象家鸡，可是要比家鸡灵敏一千倍。尤其是有细绒绒的白绒毛圈住的黑眼睛，机灵得跟闪电差不多。很难想象，那个卖灵鸡子的人，是怎样逮住这种机灵的飞鸟的。生动活泼的灵鸡子，并不乐意笼子里的生活，好象每一秒钟，都想冲出笼子来，回到硕大无边的天空去。灵鸡子求生存的意态，很令人同情，它们跟那些安逸地在笼子里学人语的黑得发蓝的鹦鹉，没一丝一毫相同的地方。一个不安，一个舒畅。

卖灵鸡子的老头的叫卖声，是用胡琴伴奏的。他一边拉着胡琴，一边乐不可支地叫唱，那声音不象本地话，由于高沙长住的流亡难民多，南腔北调的人多，我也能听懂不少：

“……山珍海味真好呷，灵鸡子肉赛天下，为人没尝过灵鸡子肉，想来实在不象话。……有心要买并不难，八个铜钱买一只……”

我见着围观的人纷纷购买，一转眼，就卖掉了几十只。有个好喝酒的人津津乐道说：

“炒一只灵鸡子，可以喝两壶酒。”

另一个买主补充说：

“灵鸡子肉香得出奇，进了嘴，连骨头都不用吐出来。”

还有个胖乎乎的财主叫嚷嚷说：

“十只下蛋的老母鸡，也顶不上一只灵鸡子肉的营养价值。飞斑走兔徒有空名，哪及灵鸡子肉爽口？”



哪及灵鸡子肉出味？天下罕见的美味也！”

“灵鸡子是天上最精灵的生灵，老头子，你用什么神功妙法弄来的？”有个匆忙掏钱的商人问。

卖灵鸡子的老头子摸一摸黄胡子，眯一眯鬼眼，高深莫测地继续拉着胡琴，吊儿郎当唱着回答问询的人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：

“难得老板下驾来盘查，我这里二胡伴奏回老实话。我要言语里面瞒了假，来生变羊咩咩摇尾巴。……”

围观的人又纷纷催促说：

“老头子，看你好口才，雇你去卖狗皮膏药，不会赔本钱，快往下讲呀！”

“莫打岔，看他胡诌些么子扯谈经。”

卖灵鸡子的老头子，大不以为然地唱下去。

“莫打岔，听我嘎弓嘎弓讲实话。盘古开天到民国，谋生各有各的法，要问抓灵鸡子何妙法？全靠我前生与玉帝是亲家！……”

围观的人，都听入了神。不多一会，我见许多淘气的小朋友，在街头巷尾学唱卖灵鸡子老头的谣歌，一个比一个记得清。

当天晚上，水岩鹰找我来了，他说他学会了一个好谣歌，等他唱了之后，我就讥笑道：

“亏你当新鲜事！我是当面听过来的，你是从旁人那里拣来的，错了好几句呢！”我当场纠正了他唱错

的几个字。

水岩鹰服了输，但又问我：

“你，吃过灵鸡子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红了脸，只好如实回答。

水岩鹰胜利了，神气十足地说开了：

“我才吃过一条灵鸡子腿巴，哼，真乐呀，以前我以为天鹅腿巴好吃，谁知，一百只天鹅腿巴的味道，也抵不上一条灵鸡子腿巴的味道哩！妈妈先不肯买，怕花费钱，我就哭，放开口装出一副哭相，我说：妈妈，我吃不到灵鸡子肉，那就明天不上学。妈妈没办法，只好花费八个铜钱买了一只。先用香油炸了，放一点儿大蒜子，加一点儿花椒，嘴呀！我围在锅灶边，团团转，等不到妈妈盛到菜碗里，我就从锅子里抓了一坨往口里送，一进嘴，我就乐得眯了眼……”

我听着听着，心烦起来，有点嫉妒，便说：

“别吹了，我明天让妈妈买去。我也会吃到的。”并撒谎说，“妈妈已答应明天去买三只灵鸡子。”

水岩鹰也许没有恶意，说：

“反正我比你吃在先。”

我出于一种好强心，立刻说：

“后来我又对妈妈讲过，用钱买来的灵鸡子不好吃，我要亲手去抓灵鸡子，那比买来的死货有味得多！我，等着瞧吧，我明天就去抓。”

“你抓得到吗？”水岩鹰轻视地瞄我一眼。

“我不会抓？你忘了我抓过鹭鸶吗？”

“没有忘。”

“你记得清，是谁摸过天高的树上的喜鹊蛋分你吃的？”

“是你。你梭下树来的时候，裤子划破了，不敢回去，是我用狗尾草帮你把划破的地方打了个结……”

“这就是说，抓鸟，取雀蛋蛋，我都行！”

“不！别忘了，灵鸡子不是鹭鸶，也不是鹊子蛋，是开枪也打不中的灵聪鸟！……”

“哼，不信，你等着瞧吧！”但我一想到这是抓什么鸟，凉了半截，语气软和下来。不过，面子还放不下来。我心里想着：谁要是教会我如何抓灵鸡子，我愿意拿我最心爱的弹弓送给他。我用这个弹弓，已经消灭了十二只麻雀子了。还有一次，一只鹞鹰追捕一只可怜的斑鸠，我就是用这个弹弓发射一枚小石子，命中在鹞鹰的屁股上，痛得它慌忙逃走了，斑鸠也就得救了。想想看，这难道是一个平常的弹弓吗？

“还用瞧什么？等什么？”水岩鹰接着说，“我们应该学，把抓灵鸡子的本领学过来。”

“向谁去学？”我存希望问。

“当然向那个黄胡子学呗！”

“他肯不肯教？”

“他敢不教？”

“噢?! 吹牛鬼。”

“谁吹牛?”

“还有谁? 你呀! 又是你呀!”

水岩鹰脸红了，可能他又记起了前不久吹牛招的灾祸。那一次，我和几个同学在“观澜小学”门前的青草茵茵的“岸山”上玩，见到一匹枣红色的马，拴在一个地方吃草，我们打赌，谁敢爬到马背上去坐一分钟再下来，谁就有权利在其他同学的鼻子上划三下子。水岩鹰逞能说：“我早就是骑牛能手，这马呀，也早就会骑，到马背上坐三分钟都行。”大家说他吹牛，他就赌气爬到马背上去。结果，被枣红马踢了一蹄子，背部上青了一大块。

半晌，水岩鹰又说道：

“老实告诉你，我这一次，不吹牛，谁吹牛，谁就是蟋蟀变的。你知道吗？抓灵鸡子的老头子，他住在‘兴隆伙铺’，伙铺老板，是我亲姑爷子。他要是不肯教我们，我叫姑爷子把他赶出伙铺去。老实说，他不敢不教的。”

两人商量下来，立刻到他姑爷家大着胆子求教去。但一路上总有点担心地议论着。

“老头子要是答应了，多好!”

“万一不答应，就叫姑爷子赶他走。”

“只怕你姑爷子不愿意。”

“我叫姑妈去骂姑爷子!”

不一会儿，我俩就走进了“兴隆伙铺”。我们见那个抓灵鸡子的老人家，已经熟睡在点着桐油灯的楼房一张草席床铺上。他打着很响的呼噜，这种鼾声，跟补锅匠的小风箱差不多。他嘴边喷着刺鼻子的烈酒气味。水岩鹰问我该怎么办？我没有回答，掐了一截稻草芯子去扒老头子的鼻孔，才拨弄了几下，老头就打了个很响的喷嚏，坐了起来，斜着半开半合的棱角形眼睛，稀里糊涂地说着话：

“我……在哪里？摆龙门阵……菩萨保佑……马拉个巴子，喝吧，再来一杯……钱，钱钱……有！……”他身子一歪，又蒙头大睡了。

我们都摇不醒这个烂醉如泥的老头子，他不象个活物，简直等于一截沉重的木头。更恼人的地方，当我们去摇他肩膀时，他还好似摇篮里的娃娃，在睡梦中受到摇晃一般舒适地哼哼着。水岩鹰火冒三丈，主张用冷水浇他的头，但被他姑母制止了。

“哎！少作孽啊，神仙也少不了一觉。他是夜游神，他睡到夜半还要出门去谋生路的。”老姑母唉声叹气说：“你们何苦吵醒他呢？”她把我们引下了楼。

水岩鹰便向老姑母说明了来意。

“回去吧，明天我跟他谈。”老姑母耐心地劝导，说：“读书伢子，又何必学些不正经的事情呢？”

我和水岩鹰并不认为抓灵鸡子是不正经的事情。这时候，甚至觉得马戏团的魔术师，也不及抓灵鸡子

老头神秘有趣。

我们走出“兴隆伙铺”之后，作了商量，下决心在门口等候那个神秘的老头子“出门”。水岩鹰铁了心地说：

“等吧，等到天亮，也要等到他出门。”他又提醒我说：“当心，别睡过去。”

于是，我俩就在“兴隆伙铺”的屋檐下坐下来，为了让伙铺的看家狗不哼叫，鬼精灵水岩鹰还掏出吃剩的半个麦粑粑，笼络了那只看家狗。很生效，我们平平安安地坐在屋檐下。如果说，也有不安全的地方，那就是讨厌的蚊子拚命地叮吸我们的血，恨不得想在一时三刻叮死我俩。水岩鹰先是很响地用巴掌打击它们。但后来怕惊动屋里的人，就干脆让它们狠心咬去。

我倒不怕蚊子，最可恼的是眼皮打架了。我把一只手伸给水岩鹰说：

“你过一会就用手指甲抠我一把，免得我作梦。”

水岩鹰可能很久没剪指甲了，他抠我第一把时，我痛得差点儿硬掉下眼泪。但我并不埋怨他，却欣赏自己的小计谋。水岩鹰后来也把一只手伸给我，说：

“你也照样抠我吧，我也快作梦了。我刚作了半个梦，梦见一只灵鸡子飞到我面前来了。”

街巷一片漆黑，时而也有一两个人走动，身旁的看家狗间或吠它几声，但它并不动身子。很快，我们

听见蝙蝠在檐前吱吱吱地飞舞着，几颗星星，从漆黑的天空钻出来窥探我们。紧接着，又听见水岩鹰的爸爸在街巷呼唤他的声音。

“听见吗？你爸爸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别吱声。”水岩鹰忙低声说：“他要是知道我们在这里，就完了。”

也不知我们相互掐痛了多少次，伙铺的门终于“喻雁”一声拉开了。走出个抖抖索索的老头子，那就是我们要等的神秘人物。心里真乐开了花！我们跟着他走出一条巷子之后，从他身后冷不防不声不响扑过去，揪住他所背的一个空麻袋，由于冲击力不小，他差点倒栽葱。

“寨王爷呀！我是个穷光蛋！我不是老财主呀，我没有金银财宝奉送，你们到别人身上发财去！行行好，寨王爷！我……”

老头子浑身筛糠似的尖叫着，龟缩着脖子，显然把我和水岩鹰当作拦路抢劫的强盗了。我们得意地、抱歉地笑着。猛不防，他车转身子，揪住我俩各一只手，好痛的，他很认真地扼得人痛哩。他的手指甲象刀子一般刺人。

“噢？！小鬼欺侮阎王了？妈拉个巴子，我要你们的小命升天……”他磨牙切齿咒着，唾沫喷到我们脸上，但由于星光模糊，只能见到一张黑糊糊的蠕动的黑烧饼似的脸。

这种危险的关头上，逼使我们争先恐后说明了自己的目的，并恳求他领我们一块儿去抓灵鸡子。

猝然，他剧烈地笑着，放开了他的“魔爪”，宽宏大量地说笑道：

“这么说，我走运了！我这光杆司令，正需招兵买马，皇天在上，一言为定，我就让你两个当勤务兵，不不不，职位太小了，如今这世界，谁不希望当官？就封你们为两员虎将。今晚跟我去擒拿天上的神鸟，如果你们听从命令，做事有功，明早回去，各人奖励一只灵鸡子。”

我们兴高采烈，讨好说，只需要参加抓灵鸡子，不需要奖赏。但老头子讥笑说：

“别高兴早了，如果你们今晚不好好听从命令，说不定我还要剥掉你们的衣衫去换烧酒喝哩。”

“行！我们听司令的话。”水岩鹰这鬼精灵抢先表明了态度。

于是，老头子就让水岩鹰背一个空麻袋，让我给背一个小葫芦。出于好奇心，我摸了又摸，觉得这个葫芦不仅轻巧，而且似乎形状古怪：差不多有点儿象个小小的如来佛，圆脑袋，滴溜溜圆的圆肚子，还生了似扁似圆的歪嘴子。

“当心！别跌在地上，一跌破的话，你就是变十次牛马，也赔偿我不起。”老头子尖着嗓门，紧急地警告我：“有人用三尺四寸高的金菩萨，也没有换去我

这个葫芦；还有个财主说：你把这个葫芦送我，我画个押，送你三十亩地给你当个小财主，行不行？我说：不行，这是天上的玉皇大帝给我的，我吃喝玩乐，都靠着这个葫芦。……想想看，它是什么葫芦，它是我的摇钱树啊。没有它，天上那些比飘海八仙还聪明的灵鸡子，又怎么肯乖乖的听我的话呢？”

一路上，这老头子吹得好玄啊，他还说：“这个葫芦会在夜半跟他说话，会告诉我：起来呀，你还不发财去？财喜来了，有几千只灵鸡子从四面八方飞来了！……所以，这个葫芦，总是搁在我枕头边的。……”

我们走出了几条街，才出了高沙镇，又走进了青草与麦子香味很浓的田野。

最先欢迎我们的是叽叽咕咕的青蛙。而且，月亮也从乌云里钻出来。阡陌间野玫瑰的花香，给我添增了活力，消除了苦行的疲劳。我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歌，但立即受到老头子的斥责：

“公羊是爱叫的，公鸡也是爱叫的，但它们都不喜欢夜里叫。懂吗？嗯？我看谁再叫，再喊，就把他赶走。……”

无疑，我和水岩鹰再也不敢哼叫了，象羔羊似的驯服，跟着他盲目地满山四野走，甚至脚上扎进了刺，也顾不上细心摸着扯出来。好象我们的头脑已失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作用，已变成了指挥我们的那个怪人的

一条尾巴，不，连尾巴也不如哩。因为尾巴还有左右方向的作用。天知道走了多久，老头子跌进水沟里去了，而我和水岩鹰也机械地踏进水沟去，直到半截身子浸湿了，才感到上了一点点当。

“不要紧，等一会儿烧一堆大火来烤吧，继续走吧，跟我走，不能怀疑我再带错你们的路，我本人是试一试你们对我相信不相信。”老头子扭着自己的湿衣裤，并不服输地向我们夸耀着自己。我们听起来，真有点害怕他，我心里想：如果他是狼外婆变的，说不定会把我们从头到脚吞下去的。尤其是见到水田边破碎的月影象金环蛇似的蠕动，我越发害怕地这样想。

终于，怪老头子停下来了，他领我们爬上了一座很高的和尚头似的山峰，和尚头没有头发，这山峰上也没有灌木和森林。但这里好似伸手可以触摸到星星的脚尖子。

老头子叫我们乱抓乱扒些杂草，后嫌不够，他又指挥我们到山下去搂些麦秆到上头来。我们不怕吃苦，照着办了。他碰响了火石，把火烧起来了。火花很美丽，但是水岩鹰最先发现了麦秆中还有不少没打落的麦粒子，我也忙着要求不烧麦秆。老头子恶狠狠地说：

“小傻瓜们，这不是比赛良心黑白的时候，是我们抓灵鸡子的时辰，烧不起火来，我明天拿什么去买酒喝？……”